

灾区需要一支“永远不走”的社工队伍

5月1日,初夏的映秀镇还有些许寒意。

赵文艳一如往常般早起,穿上社工专有的橙红色马甲,从汶川县城坐公交车赶往映秀。在这地广人稀的县城,她当社工8年来,几乎一半时间都在赶路。

2009年11月,在广东省对口援建工作组的帮助下,汶川成立了第一家社工组织——广东大同社工站,介入灾后重建。2009年底,辞去了民政局的工作后,赵文艳成了大同的一名社工。

突如其来的大地震,不仅改变了山川容颜,也改变了与灾区相连的个体命运。和赵文艳一样,无数社工和志愿者的人生轨迹因地震而改变。

灾后重建的力量

9时20分,公交车停靠在映秀镇卫生院附近,下车后,赵文艳脚步匆匆,快步赶往映秀广场。

镇上的志愿者们已经搭好场地,欢迎游客的横幅已高高挂起,40余名穿着民族服装的志愿者悉数到场等候召集。

赵文艳叫上几个驻村社工,很快把志愿者组织起来,在广场上一字排开。志愿者们被分成3个组,为有需要的游客指路、带路,提供开水、创可贴及藿香正气水。组织完后,赵文艳和其他社工也加入志愿者队伍,为游客介绍映秀。

有同事劝赵文艳中途休息下,赵文艳摇摇头表示拒绝,“现在人不多,不累”。

这是为了庆祝“五一”而举办的一场志愿者活动。自2009年加入大同社工站以来,这样的活动赵文艳组织了无数次。

赵文艳是土生土长的汶川人,不是社工专业毕业的,却对这份工作有种近乎痴迷的热爱。

时间回到2008年5月,汶川人赵文艳还是北京科技大学大三的学生,5月12日地震时,她正在绵阳市区,从惊吓中恢复过来,确认家人都平安后,就赶到了绵阳体育馆当志愿者。

平常就热心助人的赵文艳,面对无数的伤者,一股无力感却涌上心头,“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,只能发发物资”。

赵文艳说,这种无力感持续到遇见大同社工站的创始人刘静林和周小燕。

2009年6月,大学毕业的赵文艳回到汶川,成为县民政局的一名合同制工作人员。而彼时,社工辅导工作正式纳入广东援建的一部分,刚刚从广东来到汶川的刘静林和周小燕,正着手成立大同社工站,因为经常到民政局办事,他们很快熟络起来。

周小燕向赵文艳描述了未来社工的重要性,尤其在汶川灾后精神家园重建过程中。受其影



社工赵文艳包汤圆给特殊人群

响,赵文艳也逐渐意识到,社工对于刚刚经历过地震的汶川人民的紧迫性。

2009年12月,大同社工站在汶川挂牌成立,在广东省对口支援汶川恢复重建工作组的帮助下,广东援建组援助资金424万元。

赵文艳在机构成立之时就辞了职,加入了大同社工站。

在汶川的社工中,与赵文艳有相同经历的不在少数。2010年,作为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一名志愿者,毕业于南方医科大学的荆志花来到汶川,两年后加入大同社工站,成为一名专职社工。

同是西部计划的志愿者向梅,服务期满后,选择留在了汶川做一名社工。

逆境中重新出发

对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大学生来说,社工的生活有着难以想象的艰辛。

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,社工们分小组到各个镇驻站,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年。赵文艳被分到水磨镇,刚到时,她找到社区,在办公室搭了张床就住下了。

社工收入也不高。2010年底,赵文艳的男友欧阳海兵也应聘进了大同社工站,成为一名社工。两人初进大同时,每月只有1500元的工资,即使现在,月收入仍然只有3000多元。

大同社工站人最多时,有30多个工作人员,在赵文艳进入机构后,陆续有人离职,流动性比较大。

赵文艳说,有的社工来了汶川,很快被艰苦的环境吓跑;有的上有老下有小,无奈离开;还有一些人想帮灾区,但空有理论知识,缺乏实际经验。曾有持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志愿者去安慰受灾者时,听了几句哭诉,自己便失声痛哭起来。

按照约定,广东援建出资购买项目的期限是3年。赵文艳的家人曾担心,社工的工资低、工作稳定性不够,曾一度劝赵文艳回体制内工作。

家人的担心正逐渐变成现实。

2013年3月,3年的服务即

将到期,机构的经费来源成为一大难题。当时,机构的人已经走了一大半,慢慢地,由于各种原因,其他社工也逐渐离开,最后只剩下赵文艳和欧阳海兵两个人。

这样的困境,在汶川的其他社工机构中也存在。赵文艳说,除了大同社工站,其他之前进驻汶川的志愿者工作站,因人员缺乏等问题,陆续关停了。

在赵文艳的坚持下,社工站有了转机。2014年,汶川县政府决定,给予包括大同在内的3家社工组织每年60万元的购买服务,针对学校、社区、志愿者等开展项目,这可解了赵文艳的燃眉之急。而在此之前,赵文艳已经欠下了不少外债。

“永远不走”的队伍

早在机构成立之时,赵文艳和同事们就做了大量调研,了解到灾区人们对心理援助的需求日渐明显。

在映秀做社工服务时,赵文艳了解到,当时经历过地震的人都有心理创伤,尤其是在地震中失去小孩的母亲,赵文艳说,在走访过程中看到,有些母亲精神恍惚,在家一坐就是一天,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对于这种情况,有时赵文艳竭尽全力,也无法慰藉绝望的求助者,有时求助者会因为赵文艳持续的开导,而慢慢敞开心扉。

映秀人沈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

沈阿姨在地震中失去了小孩,赵文艳带着社工去她家,陪她聊天,一待就是半天。对于社工的开导,一开始沈阿姨基本都不理会,时间一长,也就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如今,沈阿姨也当起了志愿者,每次只要一有活动就会参加。

灾后重建完成,伤痛也随着时间被抹去。摆在赵文艳面前的,是如何转变大同社工站的服务方向。

“灾区的社工服务,要从关注精神家园的建设向关注群众生计问题转变”,在多年的工作中,赵文艳逐渐摸索出这条道

路,“一来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,二来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有奔头”。

地处偏僻高山的映秀镇黄家院村是当地的典型贫困村。赵文艳从2015年起带着社工团队到村做工作,情况令人始料不及,“震后村民们养过蝎子,结果亏了不少钱,就灰心丧气地等帮扶资金过日子。看见我们不是来送钱的,就赶我们走”。

团队没有放弃,多次跋涉上山,挨家逐户上门了解村民的需求,渐渐获得群众理解。“我们争取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持,带领20户农家组成互助小组,以扶贫基金补助一部分、农家互助一部分的形式,养起了‘跑山鸡’,并请畜牧专家上山培训村民。”最后,这20户人家每年都得到了几万元的收入。
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机构成立至今,汶川大同社工站累计服务过当地10万余人次,组建了一支13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,经常服务的有300人。承办过50个民政部、儿童基金会、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的项目,并且已经顺利结项。

赵文艳时常想,如果没有地震,也许她会和爱人到更远的地方看看。经历地震后,她觉得自己要为家乡的重建做一点事,汶川需要的是一支永远不走的社工队伍。

(据《南方日报》)

地方动态

四川:举行2017年省级防震救灾综合演练

5月9日,在第九个“防灾减灾日”来临之际,四川省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在眉山市彭山区举行了2017年省级防震救灾综合演练。民政厅由罗平恩副厅长带队,组织6辆应急救援车(2辆卫星通信指挥车、4辆救灾物资保障车)参与此次演练。

此次演练模拟当天8:00,彭山区境内发生6.6级地震,震中位于彭山区彭溪街道,震源深度10公里,地震造成部分房屋倒塌,人员、车辆埋压,高层建筑人员被困,交通中断,岷江河堤堤防受损,引发地质灾害,油罐成品油泄漏、爆炸起火等,需迅速开展应急抢险救援

行动。演练围绕省、市级救援队伍驰援拉动、学校师生紧急疏散,高层建筑被困人员救援、解救废墟及被掩埋车辆被困人员等12个演练科目展开。演练队伍包括省级救援队伍11支、市级救援队伍13支、区级救援队伍8支。

(据民政部网站)

上海:启动名存实亡社会组织专项清理工作

5月11日,上海市社团局召开名存实亡社会组织专项清理工作会议。会议就名存实亡社会组织清理工作步骤、时间安排进行部署,就政策标准和程序进行了解读。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、社团局局长蒋蕊出席会议并提出要求,当前社会

组织发展除了数量增长,更加注重质量提升、结构优化;要加大社会组织监管工作力度,构建综合监管体系;名存实亡社会组织清理过程中要坚持依法行政,分类稳妥,积极作为,市区联动,确保实效。

本次专项清理工作共分数

据核查摸底、案件甄别定性、调查与分类处置、数据清理与公告等阶段,同时聚焦养老、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,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,确保本市名存实亡社会组织明显减少。清理结束后,将向社会发出公告,提升公众知晓率。(据中国上海网)

福建:11个非洲法语国家官员走进社会组织论公益

5月14日,来自刚果(布)、马达加斯加、塞内加尔等11个非洲法语国家的近30余名官员,专程走进福建省简单助学公益协会探讨现代公益经验。

据福建省简单助学公益协会执行会长郑斌介绍,截至5月9日,该协会公益服务总时长已

超过一万小时,累计捐赠1800万元,资助3000余名儿童。

来自刚果(布)的OYANDZI ALAIN DIEUDONNE是该国文学与艺术部门的官员。他坦言,很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行为而感动,诸如陪伴的方式以及建立图书馆等,回国之后将动员

更多的人参与公益。

塞内加尔负责青年就业的官员DIOUF MAMADOU COUMBA则对中国的移动支付十分感兴趣。他认为,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也提高了普通中国民众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。

(据中国新闻网)